

延北老九 著



诡案实录

绝望、怨恨、嫉妒、贪婪、傲慢、色欲、禁恋
它们都能置人死地



诡案实录

GUIAN SHILU

延北老九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诡案实录/延北老九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500-0958-5

I. ①诡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5131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 bhzwjy. 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E - 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诡案实录
作 者 延北老九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890mm 1/16
印 张 18. 5
字 数 266千字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 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958-5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12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第一章·怪异十字架 / 001
第二章·祸端 / 014
第三章·莫名死亡 / 027
第四章·帮凶 / 040
第五章·普陀山庙 / 053
第六章·逃脱 / 066
第七章·又生一劫 / 079
第八章·医院的诡异 / 092
第九章·追凶 / 103
第十章·以身试险 / 115
第十一章·离奇失踪 / 127
第十二章·太平间 / 138
第十三章·谁是凶手 / 149
第十四章·疯子 / 161
第十五章·疑团（一） / 173
第十六章·疑团（二） / 185

第十七章·诡异的女子 / 196

第十八章·糜烂的脸 / 207

第十九章·东北锤王 / 219

第二十章·遇袭 / 231

第二十一章·卧底 / 243

第二十二章·凶徒 / 257

第二十三章·末路 / 269

第二十四章·真相 / 281

我23岁从警校毕业加入重案中队二探组，做了5年的刑警工作。后来因为腰伤而不得不转做文职工作，现在已结婚生子，享受快乐的人生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5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，也颠覆了我的一些传统认知。

刑警，尤其在重案中队，绝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风光；沾满鲜血的罪恶，也绝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！你们能想象到一个人把杀人当作艺术、当作乐子来对待的恐怖吗？能想象到一个逃脱法网的刽子手就活在你身边，还跟你做朋友的可怕吗？不要问原因，或许在午夜睁眼时，就有一个人用锤子砸向你的脑袋；不要求解释，或许转过一个胡同，就有一个黑影用钢绳死死勒住你的脖子。

我说的这8桩离奇凶案，不是我遇到的最血腥的，但罪犯的狡猾、手段的残忍、处理尸体的怪癖以及整个案件的诡异，绝对能跟中国“刑侦一号”

案媲美，每一个案件背后牵扯出来的故事，都能震撼你的心灵。我按照时间顺序，把这8桩凶案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，或许我写得很慢，但能让大家了解到真正的重案刑警，了解那些杀人“专家”的准则，这就够了。

先从第一个重案说起吧，我把它命名为“午夜十字架”。发生的时间是在我刚进警局的第二个月。

凌晨1点，我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。这个时间段正是一般人睡得最沉的时候，被硬生生地吵醒，任谁多少都会有些抱怨。但我没有，睁开眼后迅速地拿起电话，看来电显示。电话是刘头儿打来的，我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。接了电话，刘头儿并没多说，只强调一句：“10分钟后在你小区门口等我。”

10分钟！短短的10分钟，要出门的话连洗脸刷牙都紧巴巴的，尤其现在外面还下着暴雨，我望着窗外骂了句“操蛋”后，就急三火四地穿起衣服来。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就放在我的枕边，为了抢那可怜的几秒钟，我最后连袜子都没穿，直接踩了一双皮鞋，拿了一把伞就急匆匆地出了门。

我是租的房子，而这小区环境也不咋地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还是土路，被暴雨一冲刷异常泥泞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踩到水沟里多少回，反正鞋里都被泥水灌满了，那种鞋帮贴着皮肤的感觉，多少有些恶心，甚至刺激得我有些发痒。赶得很巧，我刚奔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远处出现一个车。车速很快，开着远光灯，一束强光照过来，我忍不住抬手遮挡，但心里也明白，这大半夜的，能开这么快的车，也只有刘头儿了。

车子只稍微停顿一下，等我上车后又飞一般地向远处驶去。

刘头儿全名叫刘千手，在警局还有个外号叫“邋遢探长”。如果有人问我他为什么叫千手，我回答不上来，但问我他为啥叫邋遢，我绝对会迅速说出原因。他头发乱蓬蓬跟个鸟窝似的，胡子也不刮，总爱眯个小眼跟没睡醒一样，身上不管穿衬衫还是警服，永远皱巴巴的。

上车后刘头儿跟我说了事情大概，警局刚接到报案，有个民宅发生命案，其实这种事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不一定要去，而且我来警局时定的岗位也是文员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搞的，借调到了重案组。刘头儿的意思，今晚带着我算是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，还反复嘱咐让我给他长脸，千万别在

现场吐了。

雨夜本来不好开车，不过这难不倒刘千手，20分钟后我们就赶到了。看着现场停的其他车辆，我知道法医已早一步赶了过来。刘千手招呼我往楼道里走，这次命案发生在6楼。没想到楼道里也挺热闹，一个民警和一个胖爷们儿堵在过道上。这胖爷们儿别看长得壮，哭得却跟泪人似的，鼻涕都流到下巴上了，拿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。

我能理解他的心情，也猜测楼上死的那位弄不好是他的妻子。本来做笔录轮不到我和刘千手，民警就能搞定，可刘千手却突然停了下来，支个耳朵专心听着胖爷们儿的话。刘千手是我老大，他不走我也不能催促，只好也旁听着。

胖爷们儿情绪激动，说话有些语无伦次，一会儿鬼啊神啊，一会儿又是他爱人怎么惨怎么惨的。我拧着眉头理解老半天，才算把他的意思弄明白。这爷们儿是个倒班工人，他下夜班回家一开门，发现妻子在家里自杀了，而且按他的意思，妻子肯定是被鬼上身了。她前阵跟一帮朋友去河南焦作封门村游玩，回来后就变得古里古怪，要么自言自语，要么就在夜里嘻嘻傻笑。

不得不说，我听完觉得瘆得慌，心里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我本是无神论者，但被他这么一描述，不由得暗暗嘀咕起来。刘千手没发表任何看法，一直盯着胖爷们儿的眼睛，最后带着我一声不响地上楼。

我忍不住，趁着爬楼梯的时间问了句：“刘头儿，这事你怎么看？”刘千手外表邋遢，笑声也有特点，他咯咯笑了几下，盯着我回答道：“李峰，你信这骚爷们儿的话吗？看他穿那大花裤衩子，就知道多不正经，咱们先看看死者再说。”

我们来到6楼时，有一个民宅的门前已经拉上警戒线，还有一个民警站岗。刘千手跟这个民警熟，打了声招呼先一低头钻了进去。我本想跟他学，可凑近了看着屋里的环境，一时间又停在警戒线外。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屋里黑咕隆咚连点儿光都没有，给人一种异常阴森的感觉，我一直没忘胖爷们儿的话，被眼前这种黑一刺激，心里怦怦乱跳。不能说我软蛋，我上警校

那会儿也看过尸体，但它就在福尔马林里静静地泡着，一点儿都没有现在这种恐怖的氛围。

看我不进去，刘千手“喂”了一声，然后摆手催促。我害怕归害怕，但也不想被他看扁了，一咬牙迈了进去。在刚进屋的一刹那，有一个手电筒对我照了照，光源来自客厅。我顺着光看清了拿手电筒的是小莺。

小莺是警局内的一号法医，别看是个姑娘，但在法医方面特别精通，有个外号叫“眼镜莺”。这外号跟她的打扮有关，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她整个就一可爱萝莉，还戴着一副大眼镜，文文静静的感觉，要不说出她法医的身份，陌生人保准以为她是个在校大学生。小莺故意拿手电筒晃我，说了一句：“这里停电，李峰，一会儿别被吓到，上次大玲子姐看尸体，当场吐了不说，还差点昏在尸体旁呢。”

我知道她开我玩笑，心说我有那么废物吗？我没跟她说啥，随刘千手来到卧室。刘千手是个老探长，他倒真习惯这种场合，可我刚来，立刻被里面飘出的腥气恶心住了。

这腥味儿跟水产市场的还不太一样，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，不用猜就知道，这味道来自刚流出来的鲜血。此刻我突然觉得小莺的话有点儿道理，也多少理解大玲子了，她能晕倒绝对有充分的理由。我不隐藏自己的感觉，趁着这环境紧闭一下双眼，龇牙咧嘴地想发泄一番。

我自认这举动不会被人看到，甚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，可等我睁开眼时，刘千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脸凑了过来，用他那绿豆眼盯着我问：“干吗呢？”我被他吓到了，还好忍住没叫。我也会找理由，急忙顺势使劲儿搓了搓脸说：“这不刚醒睡嘛，脸皮子紧。”

刘千手当然不信我的话，他还坏笑起来拉着我强行进屋。这屋子也有个打手电筒的民警，刘千手把手电筒要过来，对着床上的那个女尸照上了。他按从头到脚的顺序照了个遍，我顺着光源瞧个仔细。说心里话，这女尸有点儿怪，她脑门上被画了个十字架，脖子上有个小孩嘴那么大的伤口，流出的血把半张床都浸红了。

我看得腿肚子有点儿抖，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纯属某种条件反射。刘千手

又把手电筒对准女尸的裤裆，指着问：“这里你懂吧？”我脑袋一片空白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在心里还合计呢，这女人死就死呗，怎么死前还尿一通呢？但我缓神也快，一下记起那个说法来，死后尿失禁。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现象，人死后肌肉都会松弛，尤其女性，死后肌肉很快松弛，而尸僵却来得很慢，导致女性死后小便失禁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

刘千手又把手电筒上移，对着女尸的脖颈照起来。这期间小莺从客厅走进来，站在我们旁边。刘千手让我凑过来看，指着女尸脖颈说：“脖子上刀口角度略微向下，很明显刀是从下斜向上切入的，切口处很整齐，跟死者右手握的刀具很吻合。”我特别用心地听着，还赞同地点点头。刘千手又说：“咱们再细看整个伤口，左面的刀伤深，到右边后刀伤反倒要浅一些，这说明死者是自杀，因为自刎时会有一种剧痛感，让她在条件反射下会收手。小莺你也说说看法。”

小莺应了一声：“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从血迹凝固的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，脖颈下方全是被动血迹，在床单上还有一些中速撞击血迹，这应该来自死者的颈动脉喷射，按血滴的长宽比及尾巴的大小能判断出，血滴喷溅方向来自于颈动脉。我还在整个屋子瞧了瞧，并没打斗痕迹，也没有可疑足迹。按上面这些推断，死者是自杀无疑。”

我觉得有刘千手和小莺的双重推断，这起命案已经板上钉钉了。可刘千手却出乎意料地摇起头来，还向死者脑门凑了凑，指着十字架问：“如果是自杀，那这个伤口怎么解释？”

小莺咬着嘴唇，很明显也被难住了，但她想了想又有了一个看法：“会不会是死者的一种信仰呢？希望死后能超度亡魂极乐升天？”

刘千手仍摇头：“如果真是跟十字架有关的信仰，那她双手或是整个身体也该配合一下，要么双手做十字，要么身体摆成十字架样才对吧？”

这么一来，气氛沉默下来。我是一直没接话，心里却有一个想法，如果真是恶鬼上身，这一切是不是就能解释通了？

刘千手带着我又在命案现场转了转，不过并没有其他发现，也真跟小莺说的一样，这现场实在太“干净”了。刘千手打个哈欠，显得对这里失去了

兴趣，招呼我提前离开这里。我看看表，快凌晨3点了。

下楼时，那个胖爷们儿和民警还在，看我们要走，民警打了个招呼，还跟刘千手交流了下意见。我本不想说话，想先到车上等刘头儿，可那胖爷们儿也不知道发什么骚，趁我从他身边经过时，突然哭着抱住我，还说让我一定要好好查，把他媳妇的死给调查明白。

我被一个爷们儿这么抱着浑身不自在，打心里还合计，我们三个警察，他怎么就突然选中我了？看我新来的好欺负是不？看在他是受害者家属的分上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一边安慰一边挣扎出来。

刘千手对这骚老爷们儿印象本来就不好，被这么一弄，他不再多聊，打了声招呼带我立刻离开。上车后他问我是不是回去再睡一会儿，我一合计，还能补个回笼觉，就点头同意了，但在回去的路上我没怎么说话。

这是第一次来到命案现场，我心里受到的冲击着实不小。那女尸脑门的十字架像个烙印一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，还有那满屋子发腥的血气，让我到现在都觉得肺部麻酥酥的。刘千手专心开车，我趁空把手机拿出来，想借着看新闻缓缓心情。我有个习惯，QQ全天挂着，在我解锁后发现有人给我留言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之前没人跟我说话，我心里好奇，不知道哪个夜猫子晚上睡不着，找我聊天解闷来着。

我打开消息，这不是我好友，而是群里一个成员发来的临时会话。我工作之余有个兴趣，喜欢旅游，也加了当地的一个驴友群。陌生人留言并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就三个字：嘿嘿嘿。但他的头像把我吓住了，是一个滴血的十字架。我特别敏感，看着十字架头像，“嘿嘿嘿”三个字就跟电流似的深深钻到我心窝里去。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，只是忘了自己坐在车里，刚起身就咚的一声磕到了头。

刘千手没想到我有这个变化，猛地急刹车，冷冷地看着我问一句：“咋了你？”我思绪很乱，想了一小会儿，觉得还是先不把QQ这事告诉他，或者只是一个巧合呢。我摇摇头说自己还没从命案现场适应过来。刘头儿笑了，这绝对是一种赤裸裸的嘲笑，他并没多说，又一踩油门继续往回赶。

我觉得自己被这神秘留言一闹反倒精神了，回去不一定能睡着，就跟刘

千手说：“头儿，不用送我回家，我想直接去警局等着上班。”他点头说好，而且回到警局后他也没走，找了一些资料熬夜看起来。我没他那么大精力，找了间会议室，拼两把椅子躺了下来。

我拿着手机盯着十字架头像看，还主动回复一句：“你好。”可半天过去，那十字架也没反应，估计下线了。现在技术中队还没上班，就算陌生人现在回复我了，也不能调查QQ来源，我一合计还是等白天继续试探妥当些，真有疑点，还能通过QQ把凶手逮出来。我把对话框关了，又随意看了看新闻。渐渐地我有了倦意，也慢慢合上了眼睛。

我在警局睡过不止一次，更不是睡硬板凳的雏儿，可今晚邪门。在我半睡不醒时，觉得这屋里的空气有股要凝固起来的意思，还一点点往下落，让我心口有极大的压抑感，就好像有个无形的东西跳到我身上压我一样。我也不知道身子怎么了，想动不能动，还感觉好像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，他不说话，只是偶尔走一走，伴随着出现一种古里古怪的嗒嗒声，这让我想起鸡爪子在水泥地上走路的场景。我拼命握紧拳头，试图让自己清醒，可身子不听指令，我一直挣扎着，直到突然间猛地睁开眼睛。

我急忙坐起来大口喘着粗气，四下打量着，并没有人，整个会议室里空荡荡的。我摸摸脑门发现自己有些低烧，又看看表，早上7点多了，会议室外面也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我急忙爬起来找到牙缸牙刷去洗手间洗漱。这是重案刑警的一大特点，洗漱用品和衣物都在警局备一套，真遇到大案子，很可能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回家。

我和刘千手都属于重案中队二探组。二探组一共四人，刘千手是探长，另外两人是王根生和大玲子，大玲子就是那个头回看到尸体就吐了的女警。我们三人在一起办公，刘千手有他专门的办公室。我吃完早餐回来后发现王根生和大玲子也都来了。刘千手在8点准时来到我们这里，喊了一声：“全体去会议室开会！”我能猜出来开会的内容，一定跟昨晚的命案有关，王根生和大玲子不知道这事，显得一头雾水。

一个偌大的会议室只有我们四个人，显得有些空旷，但也有好处，就是不拥挤，我们各自找舒服的地方坐了下来。刘千手先跟我们仨说了昨晚的大

概情况，尤其说到我也去了现场时，王根生和大玲子都投来一丝同情的目光。接下来他把投影机打开，播了一个画面：“这是昨晚的那具女尸，大家看一看。”

我正喝着咖啡，顺便抬头看了一眼，当我看清画面时，噗的一下把嘴里的咖啡全都喷了出来。王根生和大玲子全都古怪地盯着我看，我没管什么失态不失态的。其实不怪我有这反应，画面上的女尸微微咧嘴诡笑着，尤其她那稍有浑浊的眼神也正死死盯着我们看。我可记得清清楚楚，昨晚去现场那女尸压根儿就没笑。

我一边抹着嘴角的咖啡一边指着画面问：“头儿，你是不是拿错片子了？这是昨晚那个死人吗？”刘千手也盯着画面：“我倒希望我拿错片子了，但一点儿没错，这就是昨晚咱们看的那个女尸，很古怪是不？在咱俩离开现场不久，她嘴巴就咧开了，法医那边连夜验尸查找原因，到最后的结论却是，这只能算是一种死后的神经反射。”

我虽然不是学医的，但这方面知识也懂一些，我打心里不信这个结论，人死后还能笑？邪门了。我瞧了瞧王根生和大玲子，想知道他俩啥看法。这两人都眉头紧锁，谁也没说话。刘千手又播了下一个画面，这是女尸后脖颈的一个特写，昨晚女尸倒在血水里，为了不破坏现场，我和刘千手也没查看那地方。片子中的后脖颈，竟有一个指甲盖大的区域结痂了。

刘千手抱着胳膊，显出一副琢磨的样子，既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反问我们：“这个结痂的地方挺特殊，我觉得有疑点，但又想不明白疑点是什么。”大玲子忍不住问一句：“头儿，法医那边报告怎么说？”刘千手拿起一个本夹子，翻开上面的笔记读起来：“法医报告称，从命案现场来看，并没什么疑点，女尸脑门的十字架只能算是她本人的一个怪癖，死前自己割的，至于结痂和诡笑嘛，也都有‘合理’的解释。”

我们都琢磨这话的意思。他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今天早上我和一探组的余探长一起聊过这事，他的看法是，这就是一起自杀案，我们可以结案。”我们三个听完不由得互相看了看，大玲子继续当发言人：“头儿，那咱们就结案呗。”砰的一声，刘千手把本夹子狠狠地摔在桌子上，能看得出来，他

脸上有些怒气。“不行。”他提高嗓门吼道，“这案子要是结了，我憋屈。”

“头儿，结案率。”大玲子再次提醒一句。要是一般人听大玲子这么说，肯定不懂这话的意思，但我明白。上面有指示，要求各地破案率要高，像一般案子，破案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，命案侦破率要求百分之百。这起命案，如果再拖延下去调查，很可能被上面怪罪，刘千手也会挨骂，大玲子建议这一嘴倒不是没道理。

可刘千手听完整个人火更大了，也亏得会议室里都是我们二探组的人，他指着窗外骂起来：“那个余兆轩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带领的一探组破案率是高，但破案水平高吗？要我说很多都他妈是冤案。他们是挺风光，嘉奖也不少。可咱们二探组我宁可不要嘉奖，不要破案率，只求没有冤案就行。”

大玲子被说得脸色不怎么好看，我和王根生一看气氛不对，也都低下了头。我打心里支持刘千手，虽说这么一来，我每月拿的绩效会少很多，但引用一句话，只求问心无愧吧。刘千手也明白大玲子是好心，并没怪罪什么，他消消气以后跟我们说起后续计划来：“这个案件先放着，大家有时间多去调查，记住我的话，不管疑点多怪多矛盾，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务必还这女尸一个清白。好了，散会。”

算起来，这会开得前后不到一刻钟，可一大早被探长耍了一通脾气，我们仨出来后，心里都有些堵得慌。我们每个人手里都压着几个案子，回到办公室并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自杀女尸案，反倒先着手把一些急活处理完。

我手头压着两个案子，一个是赌博争斗杀人的，一个是入室抢劫行凶的，这两起案件证据确凿，只等我写份报告就能移交检察院。我打算先着手这两份报告，就刷刷地写起来，这期间大玲子频繁出去三次，尤其最后一次，快半个小时了人都没回来。我知道她干吗去了，一定又跟男友吵架了。

大玲子那点事儿，全警局都知道，她以前不是重案中队的，是从扫黄组调过来的，出了名的警花，但性格却极其爷们儿。上次为了破一桩大案，她还下了血本卧底当陪客小姐，跟黑道大哥睡过，最后多亏她收集到的证据才将这些臭鱼一网捞，可她男友却嫌她身子脏，天天嚷着要分手。

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分析，其实没有谁对谁错，大玲子为组织、为社会

安定失身，跟那些不正经的姐儿不一样，应该给予理解；可她男友嫌大玲子的身子被别人碰过，这同样说不出什么来。我想着想着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还顺手向兜儿里摸了一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自己兜儿里本来什么都没放，但这一摸之下竟拎了一小段绳子出来。

我看着绳子都愣了，它就是很一般的麻绳，但黑黝黝的，感觉上面沾了不少污泥，凑过去一闻，还有一股恶臭味。我琢磨了一下这玩意儿到底是哪来的，但想了半天只觉得胖爷们儿的嫌疑最大，他昨天晚上抱了我一下，一定是趁那时候把这脏绳子放进来的。

我挺干净一个人，被这脏绳子一弄直恶心，正巧王根生要出去，我撕了一张纸把绳子包好，让他替我丢掉。王根生前脚刚走，大玲子后脚就回来了，我看她眼皮子有点儿肿，心说一定是躲在哪个犄角旮旯刚哭完。

大玲子倔脾气不小，盯着我说了一句没事，又默默坐在座位上发呆。可她哪能没事，突然间这臭娘们儿狠狠拍了一下桌子。真够响的，好像有个孩子在屋里放个鞭炮一样。我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整个心吓得一揪。看大玲子也不解释，我琢磨她还得起拍桌子。我也不是她男朋友，更没啥借口去安慰她。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喊了一句“哎哟肚子疼”，借机开溜。

去厕所时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点了根儿烟，寻思给大玲子缓个十分八分的自己再回去。这期间我又琢磨起女尸案来，尤其那三个疑点：十字架、诡笑和结痂，我觉得只要这其中任何一个疑点能想明白，那整个案件就能告破。

人琢磨事儿时总爱忘我，我一点儿意识都没有地想继续吸第二支烟，但就在我要打火时，厕所里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笑声：“嘻嘻嘻……”凭声音断定，这该是个孩童，我心说这是警局又不是幼儿园，怎么能有孩子声呢？尤其这厕所里也没人。我拿出一副怀疑的样子回头看，小便池首先被排除，至于那四个封闭的蹲位，一时间看不到什么状况。

我一边摸向后腰摁着胶皮棍，一边从外到里挨个蹲位检查。说实话，每当我推开小门时，心里都有些紧张，总觉得自已会看到一个奇形怪状的鬼孩子。可直到我推开最后一个蹲位的小门，也没发现什么。我一时挺诧异，合计着难不成自己刚才产生幻听了？这听着可吓人，我没遗传病史，以前更

没精神病的经历，这么年纪轻轻要是得上这种病，未来必定一片黑暗。

我被自己吓住了，还闭着眼睛嘀咕起来，说自己一定是发低烧弄得，不是精神病。我反复念叨好几遍，突然间有一股小凉风吹到我后脖颈上。整个厕所窗户都没开，不可能有风。直觉告诉自己，我身后站个人。从接触女尸案开始，我心里无神论的观点一次次受到冲击，虽然难以想象身后到底有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是刚才嘻嘻笑的鬼孩子，但自己这么干站着也不是办法。我豁出去了，吆喝一声，转身就要抽出警棍。可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个鸟窝脑袋，这不是刘千手还会是谁？

他一点儿没被吓到，瞪个眼珠子盯着我脖子看着。

我大松了一口气，还问了一句：“我说刘头儿，你走路咋不弄个声儿出来？”刘千手回我一句：“我进来时就喊你了，你一动不动的。喂……你现在别动啊，让我看看你后脖颈。”

他一说后脖颈我就想到了结痂，我知道他一定想借这个机会研究些东西，可问题是他拿我研究，我有点儿不乐意。但刘千手就是坚持，我不得不转过去让他看了一会儿，直到啧啧几声后，他跟我强调：“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跟我出去一趟。”

我猜他一定有想法了，这学习的机会不能错过，我急忙一口应下来。我俩开一辆警车又去了现场，现在这里很冷清，别说人了，老鼠都没一只。尤其刚进屋，别看大白天的阳光挺足，但还让我有种压抑感。

刘千手轻轻把门关上，原地蹲了下去，眯着他那小眼睛，四处划拉起来。我侧个脑袋瞧着他，真不知道这爷们儿在看啥。我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刘头儿，你干吗呢？”刘千手被这么打断很不耐烦，挥了挥手说：“一边玩儿去，别打扰我思考。”

我算碰了冷板凳，不过有他这话我也真不客气，随便找个角落搬了把椅子坐着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闲着没事，依然远距离观察他。我发现刘千手好怪，一会儿咧嘴乐上一乐，一会儿又愁眉苦脸撅鼻子，甚至偶尔脸上还露出一丝凶光来。也就是了解他的为人吧，不然我早就凑过去打他一棒子，再带他迅速去精神病医院。

他一直反复做这些表情，最终把我弄烦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窝在椅子上准备睡会儿。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屋子里突然传来嗒嗒嗒的声音，跟我昨晚睡觉后听到的那个一样，像鸡爪子在水泥地上走。我这次睁眼快，还立刻四下看着。刘头儿不在原来的位置上，这一下我慌了，不知道这么一个大活人去哪儿了。

这里是凶案现场，尤其那女尸死时还很诡异，我真不敢保证会不会出什么邪门、灵异的状况。我急了，使劲儿喊了一嗓子：“刘头儿。”本来我就是担心刘千手的安危，没想到刚喊完，刘千手就气冲冲地从卧室走出来，指着我说：“李峰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能消停点儿吗？”

我可不理他的什么警告，又问：“刚才你听到嗒嗒嗒的怪声了吗？”刘千手皱着眉看我：“什么嗒嗒嗒？就听你在这鬼哭狼嚎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能看出来刘千手不像在开玩笑，难不成我精神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？

刘千手一转身又回了卧室，我是真怕自己在大厅待着了，一起跟了过去。他正蹲在床边，那一床的血迹虽然已经干了，但仍能让我感觉到昨晚那一幕。他连比带画嘀咕老半天，最后长叹了一口气，还对我摆手要烟。我点了两根，递给他一根，自己抽了一根，借这机会，我俩聊了起来。

刘千手问我：“李峰，你知道什么是聪明的凶犯吗？”我没料到他会问这个，我随便想了一个答案，可没敢说出来，心说看一个人聪明不聪明，找套题测测IQ不就结了？刘千手看我没回话又往下说，他指着现场：“聪明的凶犯，在他每次作案前，都会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好几遍，包括作案方法、行走路线、允许的最长时间，以及在作案中遇到哪些意外、怎么处理等。这样的凶犯很可怕，他们的反侦破能力特别强。”

我琢磨他这话，一下懂了他之前怪异的目的：“刘头儿，你刚才是把自己当成罪犯了？用换位思考的方式琢磨昨晚的经过？”

“没错，要想了解这种人，最有效的法子就是把自己当成他们。”随后他脸上又浮现出一丝愁苦的表情：“我前前后后想了好多种可能，但又依次被排除掉了，到现在也没搞懂，凶手是怎么进来杀人的。”

我看他那纠结样能感受到他现在的内心有多么糟糕。刘千手好像突然想